

青春萬歲

王 蒙

著

中和出版
OPEN PAGE

中

目
錄

青春萬歲 / 001

後記 / 425

再版後記 / 429

《青春萬歲》六十年 / 431

青春萬歲



序詩

所有的日子，所有的日子都來吧，
讓我編織你們，用青春的金線，
和幸福的瓔珞，編織你們。

有那小船上的歌笑，月下校園的歡舞，
細雨濛濛裏踏青，初雪的早晨行軍，
還有熱烈的爭論，躍動的、溫暖的心……

是轉眼過去了的日子，也是充滿遐想的日子，
紛紛的心願迷離，像春天的雨，
我們有時間，有力量，有燃燒的信念，
我們渴望生活，渴望在天上飛。

是單純的日子，也是多變的日子，
浩大的世界，樣樣叫我們好驚奇，
從來都興高采烈，從來不淡漠，

眼淚，歡笑，深思，全是第一次。

所有的日子都去吧，都去吧，
在生活中我快樂地向前，
多沉重的擔子，我不會發軟，
多嚴峻的戰鬥，我不會丟臉；
有一天，擦完了槍，擦完了機器，擦完了汗，
我想念你們，招呼你們，
並且懷着驕傲，注視你們。

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六年

「姑娘們，現在，我們的幸福泉開始噴水了！」

十八號帳篷前，女七中高二班的孩子們挖了一個小小的「泉眼」。上午九點鐘，她們剛剛爬山、看日出回來，不顧疲倦，圍了個圈圈，舉行「幸福泉開幕典禮」。

梳着短辮子的、身材靈活的袁新枝，鄭重而又幽默地做了如上的宣佈。然後，她在清脆的掌聲中弓下腰，小心翼翼地吧「泉眼」上的瓦片挪開。活鮮鮮的水，一下冒了老高，濺濕了袁新枝的綠裙子。水柱接着矮下來，離地只有半尺。

她們擁擠着，用自己的漱口杯，一人接了一杯水。

袁新枝以自由神高舉火炬的姿勢把漱口杯舉起，忍住笑，莊嚴地說：「乾杯！」杯子叮叮噹噹地碰在一塊兒。大夥把杯子拿到唇邊，仰脖子喝了進去；冰涼、苦澀、帶着牙膏味兒。

「棒極了，能氣死賣汽水的！」孩子們一邊嘖嘖稱讚，一邊扭動舌頭，吐出沙礫和土塊子。

這時，五個穿着褲衩、很有運動員風度的女孩子遠遠跑來，她們驕傲地挺起胸，克制着倦意。離近了，為首的周小玲喊道：

「我們來了，怎麼不歡迎啊？」她揩一揩額上淌着的汗。

她們是「紅色勇敢者旅行小隊」的隊員，今天摸黑從城裏動身，徒步走來，準備和本班的同學一起參加營火會。

「歡迎，歡迎，請喝幸福泉水！」大家拉住勇敢隊的隊員，一人灌了一口水。

周小玲掙脫開，哭喪着臉說：「媽喲，一點也不幸福。」又問：「鄭波呢？」

「鄭波在營部開會。」

「她媽病了，她舅母讓她快回去。」

「哦。」大家靜下來，袁新枝去找鄭波。

孩子們在西郊的草地上露營，三十多個帳篷排成一個凸字。用竹竿和樹枝，紮起了營門，營門上端插着一排小彩旗，迎風飄舞。彩旗下邊，是柳葉編的四個大字：「快樂的營」。

進了營門往左，可以看見高高搭起的塔形的瞭望台。值勤的「哨兵」，扶着軍棍，站在台上，警覺地俯視着營地的四周，俯視着田野、道路和池塘。有時也禁不住放鬆自己的職務，望望空中多變的雲彩、時淡時濃的遠山的輪廓，和那邊堆滿石塊的高崗子。從那裏，清清的河水稀里嘩啦地流過來。

每天早晨三四點鐘，天還黑，孩子們已經被無邊的興奮攪得睡不下去。誰都不說話，怕吵着別人，只是靜靜地躺在稻草墊子上，聽那清晰可聞的喧囂音響：有呼號、走步的聲音，那是附近的部隊為了準備國慶檢閱緊張地操練着；有木輪車咯吱咯吱推過；還有從遙遠的工地上廣播的，隨着風一會兒大，一會兒小的評劇唱片《小女婿》和《劉巧兒》；也偶然聽見一兩句含糊的叫喊，或是火車汽笛的高亢鳴聲。不論醒得多麼早，不論周圍的一切在表面上是多麼平靜，但孩子們細心地躺在帳篷底下，緊挨着心愛的土地，就總聽得見這一切又協調又混亂、又清楚又模糊、又複雜又單調的聲音。孩子們從而確信，全體都睡覺的時候是沒有的。當辛勞的人們鑽入安樂的被窩，輕鬆地喘上一口氣，閉上自己熬紅的眼睛的時候，另一些辛勞的人們，已經穿好衣裳，掏出翻在裏邊的領子，打打鞋上的土，驕傲地奔向自己的生活，擔起種種的任務了。生活的旋律就是這樣的無盡無休，嘈雜而且強壯。

然後太陽升起，新的一天開始。孩子們歡呼野營的每一天，每一天都是青春的無價的節日。所有的一切，都是新發現，所有的一切，都歸我們所有。藍天是為了覆蓋我們，雲霞是為了炫惑我們，大地是為了給我們奔跑，湖河是為了容我們游水，昆蟲雀鳥更是為了和我們共享生命的歡欣。從早到晚，大家遠足，野餐，捉蜻蜓，釣魚，划船，採集野草野花，登高望遠……直弄得筋疲力盡。天底下快活的事兒好多啣，從前竟沒

有做過！這些事兒今天來不及做完，時間過得真快！只得等明天了。明天還不快來，時間過得真慢！

晚上，灼熱的空氣還沒有散盡，就寢號已經吹起來。號手站在野營「倉庫」旁邊，嗚嗚地使勁吹，他看着滿天的星星，滿意地體會着自己的地位的重要；又惋惜由於自己一吹，孩子們的歡笑吵鬧頓然消失，星星也變得又高又遠，只剩下成群的青蛙，牠們的大合唱才剛剛開了頭兒。

這就是首次的露營生活，在一九五二年夏天，新中國誕生還不到三個年頭。

鄭波被袁新枝叫了回來。周小玲拉着她的袖子，告訴了她媽媽的情況。她說：「也許不要緊，我媽有老病根，常犯。可是一回去，就參加不上營火晚會了，真有點倒霉。」

「豈止有點！簡直慘透了！」說這個話的是楊蕾雲，鄭波的好朋友，她有稍高的個子，肌肉顯得繃緊。她沒有通常的所謂「美」——修長的眉毛、高鼻樑和小嘴，但是在她的臉上，目光裏，卻像是擁有照耀一切人的光亮。那豐富的，多變的，不斷閃過的表情，使每個注視她的人都會眼花。聽周小玲一說，她好像比鄭波還着急，右手捏了一下左手的小指頭，說：「要是你不在，我們開營火會多掃興呀。」

鄭波說：「我不在要甚麼緊？你不在才真掃興呢。對了，我還沒喝咱們的幸福水，喝了水，就走吧。」

鄭波喝了水，朋友們又活潑了。楊蕾雲眯了眯眼，歎口氣說：「我送你上汽車去。」鄭波點點頭。楊蕾雲輕快地跑在前面，向汽車站去了。

周小玲低頭鑽進十八號帳篷，別人隨着進來。雖然這個帳篷最大，而且取去了帳篷「帽」，可是裏邊仍然顯得悶暗，有一股油味。周小玲在堆滿了行軍壺、繩索和毛巾的一角坐下，兩腿彎曲在左邊，左手支持着，右拳敲着走累了的雙腿。

「好房子！」她摸一摸鋪地的草墊，稱讚着：「可是太熱了。」

「不，到早晨可冷呢，那時候，露水濕透了帆布，連頭髮也像水洗了似的。」別人給她解釋。

「我從咱們學校帶來了一個驚人的消息！」看看大家被她吸引住了，周小玲又泄氣地說：「其實也沒甚麼，我只想用『驚人』這個詞練一練造句。」

楊蕾雲跑進來，幾乎被伸在稻草上的許多腿絆倒，她說：「你們怎麼回事？大白天價跑到帳篷裏……」

「噓……周小玲帶來了新聞！」別人打斷她。

「據說，」周小玲強調這兩個字，以開脫自己的責任：「根據上學期的考試成績，學校要發一批獎章。」

「得獎章有甚麼好處？」眉毛、眼睛、鼻子、嘴長得聚成一堆的胖胖的吳長福，端正地盤腿坐着問。

「坐電車可以不打票。」李春嘲笑着。

「昨天開了校務會議，據說，下學期起功課要特別特別嚴了。」

「真糟糕，我這一個暑假還沒唸過書，原來訂了個溫書計劃，一玩，就忘了……」

「得了吧，前天我還看見你溫代數。」

「想想吧，明年就是高三，本來高三的功課就夠緊的，再普遍地嚴一傢伙，那可怎麼辦？」

「要得獎章準有你……」

「你敢說！」

「我就怕代數……」大家議論起來。

「還提考試成績呢，」薔雲好像不太相信周小玲的消息：「上學期我有半學期沒上課，在節約檢查委員會謄寫材料，大考時候我真怕不及格！」

「是啊，上學期誰也沒踏下心唸書，為甚麼要發獎章呢？」袁新枝問。

「為了讓你下學期塌下心唸書唄！」李春的話好像從鼻子裏說出來，然後她仰頭躺下，從帳篷洞口望着遠處的天空。

安靜了一會兒，有的想起自己沒考好的功課，有的暗暗估計誰可以得學習優良獎章，有的已經過慮地想到了升高三、溫課、畢業和升學考試……

「算了吧！」薔雲大聲說，揮一揮手：「為甚麼要聊這些

呢？我們是在露營，早就忘記它們啦。不要讓考試、功課、獎章來打擾我們的生活吧。周小玲，你只要在這兒玩上一天，就會忘記一切，那麼單純，那麼快樂，你盡情地享受生活吧，就像大小姐享受她家裏無盡的財產似的……」

吳長福動一動身體，好像某一部分發癢，她用手拔一下圓而大的鼻子，歎了口氣說：「糟啦，一提功課我的情緒就受了影響！如果咱們老在這兒露營，沒有考試，沒有提問題，沒有及格和不及格，那多好啊。」

李春又坐起來，手裏抓着幾根稻草，她微偏着大腦袋，跳動着劍似的有力的眉毛，眼睛斜視，顯出思索和不以為然的神氣，她瞅着吳長福，睜一睜眼：「你說得不對，老在這兒露營是沒意思的。生活經常是一種匆忙的追求，恬靜和安逸是暫時的，是對匆忙追求的一種報答。因為短暫，所以美好，所以值得……」

「大學問家！」吳長福小聲嘟嚕，看一看別人，做了個鬼臉。

「我們出去玩吧，不在這裏『坐而論道』了。」袁新枝伸一個懶腰，表示她已經疲於悶熱的帳篷中的談話。

女孩子們依次探着身子，從帳篷裏出來。身邊的「幸福泉」水緩緩地噴湧，樹上的「知了」急急地噪聒。由於在帳篷裏坐久了，那毫不吝惜地照亮了沒有邊際的世界的陽光，刺痛了她們的眼睛。

正午，地裏的水汽蒸發，帳篷裏熱得像籠屉似的，但是，玩累了的孩子們仍然熟睡着。周小玲做了個夢，夢見自己熱得受不住，特別想吃冰棍，走了幾個冷食店，趕巧都剛賣完，最後好不容易拿到一根冰棍，放到嘴裏，正要吃……一群男學生的叫嚷聲：

「開門！」

「還不起來？都要熱化了！」

張世群和他的夥伴前來邀請她們去頤和園。周小玲講述自己的夢，埋怨着。男學生們賠不是說，到了頤和園，他們準備每人買一根冰棍送給周小玲。

楊薔雲輕慢地說：「倒像你們怪大方的，可是，夢裏的冰棍，難道能用錢買得到？」

張世群緊接上去：「如果你請我吃一根冰棍，我甘願把所有做夢吃冰棍的權力讓給你！」

大家都笑，顯然，張世群勝了。

張世群是六十五中的團總支委員，今年剛好畢業。他已經參加過升學考試，這是第一次也是最末一次過中學時代的露營生活。他和楊薔雲是「老朋友」了：在一年前的暑假中，團市委組織了一次文藝書籍的座談，就是在這個會上，楊薔雲初次見到了他。他穿着破衣服，用洪亮的聲音發言，激昂地訴說自己的感想，並且拿自己思想上的缺點和書中的人物對照；女孩子們欣賞他的質樸和豪邁，又覺得他認真得未免過分，暗暗發

笑。然後，他又激烈地抨擊書的缺點，扣了些大帽子，如說：「作品還是不成熟的……」

會議休息時，他與薔雲無拘束地交談起來，說：「最後的批評有點過火嗎？沒辦法，說着說着走了嘴。」薔雲笑個不住，笑這個人簡直跟自己一樣。

那天散會以後，下了陣大雨。薔雲坐在電車上，到了第一站停車的時候，探頭往外一看，張世群遠遠的騎車飛奔而來。他不避雨，也沒有任何雨具，興奮地一手扶着把，一手搔一搔頭髮，衣服都濕透了。他駛近電車站，看見了她，大叫了一聲：「楊薔雲！」活像熟朋友。楊薔雲笑他：「真是艱苦奮鬥啊！」這時，自行車已經越到前面去，他回頭揮手答道：「那就向我學習吧。」

露營的第一天，薔雲就看見他。他光着脊樑，領着同學運稻草，搬木板，釘營釘，豎營杆，出了不少汗。楊薔雲招呼他：「勞動模範，還認得我麼？」

他說：「您的模樣，我一輩子也忘不了！」

他們到了頤和園，商量了一下，決定先到後山去玩，於是連跑帶跳地擁過去，袁新枝教訓大家說：

「你們怎麼了？誰在喊跑步走啊？就不會散散步，慢着點，欣賞欣賞風景？」

一個男學生偷偷把腳橫在她腿前，絆了她一跤，大家拍手稱快，張世群說：「我作了一首詩：

姑娘摔了個漂亮跤，
小伙子一旁哈哈笑，
欣賞風景沒啥勁，
不如看看您摔跤。」

他們又跑着走了。既然飛翔都不能滿足青年的心，更何必談散步呢？讓青松的陰影交錯，讓金色的亭台旋轉，讓姑娘們的裙子掀起來吧。

歸途上，薔雲和張世群走在一塊兒，他們唱了許多曲子。互相炫耀又互相佩服。他們互相贈送了牽牛花。張世群問：「今兒晚上你表演節目嗎？」薔雲眯着眼笑了。

孩子們坐在地上，圍成半圓形，等着營火會開始。木柴堆得很高，這表明火將要燒得很大、很旺。服務員們往木柴上灑了煤油，又忙着檢查備用的沙土和水。四個少先隊員（兩個男孩子，穿着乾淨的白襯衫和藍短褲，兩個女孩子，穿着更乾淨的白襯衫和玫瑰色的裙子），一人拿着一個火把，在擊鼓聲中一同引燃了木柴，營地黑沉沉的空間，霎時間出現了鮮紅的光明；凝神的關心，也變成驟雨般的掌聲和呼叫。雖然嗓子響亮並不能得獎，但大家都像是比賽似的，大聲叫着好；他們知道，自己不叫，就減弱了這雄壯的營火會的前奏曲的熱烈氣氛。

木柴堆受了人們熱情的感染，驕傲地吐出了火焰，擴散着

光和熱，煙和水汽，映得周圍一片通紅；許多火星，爭先恐後地向上跳躍飛舞，散落開，隱去了，代替它們的是更着急地跑出來的無數小火星。

蘇寧坐在楊薔雲身旁。她生着一副清瘦的臉，眼睛、鼻子、耳朵、嘴，都特別小，眼光溫和而不安，頭髮發黃，而且天生地彎彎曲曲。她對薔雲，總顯得比旁人更信任和順從。她們沒住在一個帳篷裏，頭兩天各玩各的去了。直到今天晚上，薔雲才想起蘇寧，心裏覺得有點抱歉——她想起自己的朋友來時，就感到沒有自己，那朋友一定會寂寞的——於是，她特意來找蘇寧。

蘇寧拉着薔雲的手說：「快瞧這些火星呀，飛得那麼高，又美，又多，又富於變化，可惜不能長久存留，要不然……」薔雲靠在她的身上，回答：「不，我喜歡火。火星，不過是火的孩子。」說完，她直直腰，四處張望，她在尋找鄭波，當然鄭波不會在，但她仍然願意找找，而且設想，如果鄭波來了有多麼好。也許，她還想找尋旁的甚麼人。

文藝節目開始了，第一炮是五校聯合的腰鼓，雖然有點亂哄哄，但是穿得漂亮，人多，勁足，鼓聲震着耳朵。最後，全體又誠懇地向觀眾鞠了個大躬，這誠懇感動了大家，於是掌聲四起，而且有人喊：「再來一個！」

接着是眾多的唱歌，合唱，獨唱和二重唱，俄文的《紅莓花開》和朝鮮文的《桔梗謠》，男生的賣力氣的高音和女生的

細聲細氣的抒情曲。舞蹈裏最受歡迎的是早已熟悉了的「迎春舞」：

我們狂歡地跳躍在五星紅旗下面，

我們快樂地迎接着美麗的春天，

.....

大家和着一起唱。當初中的小女孩和高中的男學生蹲下來，張開兩臂，左右平行地移動着自己的腦袋的時候，營火，人，天地，都隨着舞蹈快活地搖蕩了。

左角上出了點聲音，轉移了大家的視線，互相詢問着是怎麼回事。馬上弄明白了，青年藝術劇院來了幾個作家，「體驗生活」。

楊薔雲點點頭，她同意這生活是值得體驗，值得記憶的。但誰又全了解呢？譬如自己吧，營火把心都燒熱了，心裏盛滿了歡樂，快要溢出來了。可又怎麼樣呢？待會兒要唸詩，那是小事情。要對得起這一切啊，生活的恩情，朋友的愛，難忘的夜……

司儀宣佈楊薔雲的詩朗誦開始，薔雲最初好像沒聽見，仍然坐在地上默想。蘇寧推了推她，才猛然醒悟，慌亂地跑到圈子當中去。

旁邊是熊熊的營火，服務員不時添加着木柴；前邊是一排

排的同學，那裏有熟識的和生疏的臉；頭上是被驚動，被照亮了的夜空。漸漸的，漸漸的，薔雲的眼睛離開了火焰和人群，望向無邊的遠處。微帶顫抖的，甘美的聲音輕輕吐了出來：

費盡千言萬語，
說不清一瞬間的歡樂。
當營火騰起的時候，
當夥伴們在一起，
當歌聲穿過，
夜的煙霧，

稍微停了停，接着較快地唸下去：

我愛營火，
愛夜晚，
愛學校，
愛生活。

薔雲興奮得紅了臉，心跳得愈來愈急，眼睛濕潤了。她揚起了頭。

.....

.....

薔雲弄不清自己在說甚麼，只覺得從火焰裏，從同伴中，從周圍，有無數的激情注入自己的心頭，於是，學生們自己作的拙劣的詩句，發出了異樣的光彩，她與周圍的一切齊聲歌唱：

咦！怎麼木柴漸漸稀疏？
怎麼火焰漸漸微小？
火星飛落，不知道去處，
歌舞匆匆，也有個完了，
而我的詩篇不會結束，
它永生讚頌，一直到老。
我們的青春常在，
我們的青春燃燒，
我們的青春常在，
我們的青春燃燒。

掌聲轟鳴，薔雲回到原地坐下，她看不清朋友的笑臉，聽不清朋友的聲音，全部身心，都和集體，和歡樂的海洋，溶化在一起了。

晚會散了，孩子們走向自己的帳篷。一邊走，一邊依依不捨地回頭看看火焰的餘燼和忙碌的服務員。蘇寧憂傷地說：「開營火會是快活的，散會就不了。」薔雲說：「它不會散的。」她們道了「明天見」，各自去睡。夜已經深了，但是誰都不想睡，

薔雲更是睡不着。從小，她就不愛睡覺，覺得睡覺像掉在一個大黑洞中。今天，尤其不想睡。於是，披上衣服，溜出去了。

月亮升得很高，把一個個帳篷的陰影鋪在地上。方才還在熱鬧地舉行營火會的空地，已經看不出絲毫痕跡。有的帳篷，傳來竊竊的私語，有的帳篷，已經鼾聲大作了。

薔雲向「營門」走去。一個幼小的孩子，扶着軍棍在那裏站崗，靦腆地問：「口令？」

薔雲回答了口令，走出去了，她後悔自己不如回答「不知道」，看那小孩怎麼辦。她來到水田邊，心疼地望着一大片荷葉；荷花多半都謝了，蓮蓬還沒有熟。她向前走了幾步，坐在一塊石頭上。

「楊薔雲！」有人叫她。轉過頭，原來張世群也溜出來了。他又叫：「楊薔雲，看得清我嗎？」

「這麼好的月亮，看得見。你幹甚麼呢？」

「我想看看天。你呢？」

「我？我想看看地。」薔雲小聲笑了，月光透過樹葉，落在她潔白的牙齒上。

他們沒有說話，張世群用右手的中指打了個響。

「詩，唸得好極了……」

薔雲搖了搖頭。

張世群暢快地說：「『三反』時候，我看守『老虎』，一天晚上，我值完班回宿舍，一抬頭，月亮是那麼神秘而且清涼。我

就想，一定得找一個時間，好好地看月亮。」

「看了麼？」

「可是，今天一看，全都變了。這天空，這月亮，還有樹，都是從來沒有見過的。新鮮，就是多麼大的愉快呀！」

「嗯。」

「真的，一切都顯得特別和諧……」

「一切都不可思議，」薔雲感動地拿起張世群堆滿厚繭的手：「張世群，你懂嗎？當我看着睡下了的帳篷，還有這清明的天空和滿池的荷葉，我想起我們的暑假，想起你的已經過去了的，和我的正在其中的中學時代，幸福就好像從四面八方飛來，而我禁不住流淚……」

二

開始出現在讀者面前的，是女七中高二甲班的學生，這在前面已經說過了。

一九四七年下半年，她們升入中學。她們的中學時期，開始於解放前最黑暗的年代，也是人民的鬥爭最英勇，最偉大，和終於獲得勝利的年代。那時，她們雖然幼小無知，但是，殘酷的生活和激烈的鬥爭，整個舊社會崩潰前夕的動盪與革命風暴的雄威，遠遠勝過童年的歡樂和漫不經心，在她們的心上刻下了嚴峻的痕跡。她們記得：物價如何一天三漲，飢餓的夢魘在家家戶戶出現。她們看見過摟着姨太太的大腹官僚，光天化日之下的盜匪和當眾臥軌自殺的教師。她們知道裝在大卡車裏、代表「軍」「警」「憲」、揹着大刀的「執法隊」滿街巡迴，抓住可疑的人有權就地砍頭。她們不費力地明白了報上所登的「國軍主動轉移陣地」「警察與學生互毆」「某某人失蹤」的真正含義。她們也有的站在路旁，懷着尊敬的心情，遠遠望着那些

冒險遊行示威，和用油漆到處寫上反對國民黨統治的口號的大學生們。

那時，這個學校的校長是某位立法委員的夫人，她除了在委任令下達的時候到校「視察」過一次外，從來沒露過面。那一次視察以後，全校師生員工的閒談幾乎都以她身上的脂肪作中心。老教員袁聞道先生——袁新枝的父親，偷偷向同學透露：這校長比文盲強不了多少，校長視察時，問語文教員「曹大家」坐落在甚麼地方，問體育教員女學生能不能跳「掌杆跳」。在學校掌握實權的是男訓育主任，外號叫黃大嘴，他高興時愛向學生說「我和蔣中正總統握過手」，生氣時愛說「別以為你們是女生，犯了規照樣打你們個四腳朝天」。常和黃大嘴一起喝白乾酒的是體育教員牛麻子，國民黨剛來時，他做過三青團的分隊長，但是不久三青團在學生中臭不可聞，也就沒聽說他再領導三青團了。

當時的學生大致可以分四類。一大部分是努力讀書、不管其他的「老實人」，她們家庭貧苦，時時受着失學的威脅，初中學生更怕功課差了考不上市立高中，如果上私立學校可繳不起學費。一部分是小姐，討厭數學，害怕上體育，不敢解剖青蛙，受不了氯氣和二氧化硫。她們喜歡看《紅杏出牆記》和《薄命鴛鴦》，喜歡唱「我說你別走得那麼快」，喜歡模仿各種「美式」「港式」服裝，冬天穿西服褲小棉襖名曰「原子服」。她們最喜歡的還是生病，躺在床上呻吟和嚼泡泡糖。個別的忽然中途退學，

去嫁人，做填房或是「吉普女郎」。再有極少數的渣滓，包括「難區（解放區）同學會」負責人——逃亡地主的女兒，流氓組織「十三妹」中的「姊妹」，和中統特務。教員對她們也是低聲下氣，敬而遠之的。

最後是我們的人，共產黨員，民主青年聯盟^①盟員。她們在黨的地下組織的領導之下，進行團結群眾和發展組織的工作。四七年，她們搞起了合法組織——學生自治會，組織同學參加進步大學生辦的寒假補習班，組織同學參加平津學生大聯歡，也搞了小小的圖書館。但是不幸過分地暴露了自己的力量，在一九四八年四月，國民黨先從師範大學動手，旁及了一些中學，逮捕了這個學校自治會的活動分子十七人，最小的才十四歲，摧毀了我們的合法工作。高中的一些地下黨員被迫撤退到解放區，其他進步同學也處在嚴密的監視之下。有一個短時期，能和北平地下黨取得聯繫的只剩下了初一的盟員鄭波，直到一九四八年九月，從其他學校又考進一批盟員為止。

鄭波的家庭十分簡單。她爸爸做了一輩子小職員，抄抄寫寫，哼哼哈哈，誰都不敢得罪，又是誰都看不上眼。一九四五年十二月，鄭波十一歲的時候，她爸爸被「盟軍」的吉普車撞死在雪地裏，喝醉了酒駕車逆行的美國司機，轉了個彎，喊了聲「OK」跑掉了。她媽媽在家務事中消磨了一切，為老鼠啃了

① 民主青年聯盟：解放戰爭期間北平的地下黨組織所領導的革命學生組織，解放後，盟員一律稱為青年團員。